

澳華新文苑

第1264期(A)



瞬間的美好

讀梁敏指畫《曇花一現》

你掙脫了
毒毒日頭的捆綁
身心快活地
來到月光的皎潔下
欣然綻放
你集潔雅傲
於一身不帶一絲垢
可是與月光比
誰更純潔
遺憾的是 那僅僅是
一夜之現

仙姿凌波的 漳州水仙
也是
花期有限
歲月無情

花命如此 人生
又豈不是這般
在宇宙數百億年的
長河裡 人生
滿打滿算的三萬多個日夜
算得個零 但是
只要有來過的瞬間
只要有瞬間的美好
就勝過 平庸的永恒
萬萬千

池青橡

文革、人性以及女性

“九五後”青年對話“四零後”作家劉海鷗



澳華作家劉海鷗女士

(2026年4月14日，劉海鷗女士接受“民間檔案館”(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舒凡女士採訪，以下訪談內容經過整理。

採訪者前言：就像文革是一個高度集體化的運動一樣，其實，後來對文革的敘述也常常是集體化的，例如1980年代，一場對文革記述與反思的文學運動，也曾被概括為“傷痕文學”。對文革這樣一段複雜的歷史，因為很多事情過於沉重、暴力與荒誕，也很容易被奇觀化和浪漫化，讓後代的閱讀者難以相信——究竟發生了什麼？

所以，當我看到B站(中國青年網絡平臺Bilibili)上青年們對文革懷舊，對毛的虔誠與熱愛重返時，幾乎可以理解，並覺得那是一種誘人的情緒——我們最終可以實現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過上幸福而不受苦的生活——這也許跟當時積極參加自我改造的劉海鷗的感情動力並無差別，但是文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今天的人會輕易陷入對文革的懷舊中？

進而我們也可以追問，為什麼文革中的標語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都是誘人的？——再把現在的我們和50年前的青年聯繫在一起，為什麼個體可以在一場運動中喪失人性，被話語和權力統治，肆無忌憚地傷害權力所針對的對象？而與之相對的，是什麼，讓個體在一場席捲所有人、破壞人性的運動中，仍能保留人性的完整？

在她的《畫說我的一生》書中，劉海鷗也曾多次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為何那麼“糊塗”，以及為何這場運動可以迅速、強勢地裹挾每一個個體。在讀研究生時，她的題目也是“中國人為什麼會這樣”，研究文革中的群眾究竟是怎樣參與其中的。她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模式中對權威的頂禮膜拜；“隨大流”的集體思維習慣；以及非黑即白的思維，還有生存至上的實踐理性哲學，都在極端的高壓環境之下，成為了文革的推手。

1990年代，劉海鷗生了一場大病，那時她曾感慨，人為什麼不能活得輕鬆一點呢，不再關心那些沉重的命題呢？可事實上，她這一代人的生命，始終跟政治直接地、暴力地交織在一起，她難以做到不再關心——所以，從那時起，她開始書寫自己的經歷，最後形成這部畫傳。她說，選擇用連環畫的形式來表達，是她發現年輕人對那段歷史興趣不大。她的女兒7歲時跟著她到了澳洲，不會讀中文，她的初衷，就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理解這段歷史，把自己的真實經歷，“留給孩子、留給後代”。)

舒凡：《畫說我的一生》的記錄從童年開始，前幾章的畫作基調是溫暖、明亮的，到了文革前夕這樣的調子被切斷了，畫面直接重現了文革中非常沉重、暴力的經歷，比如你自己被毆打，以及目睹老師被毆打，其中一位被學生毆打致死等。對你來說，重現這段經歷是這個創作中最沉重、最痛苦的嗎？

劉海鷗：其實到了我這個年齡，很多事情已經看開了。在創作時，我並沒有特別強烈的痛苦感，因為我已經把當下的自己和過去的經歷分開來看，是以一種“旁觀”的狀態在回憶。

不過文革中有一件事，對我打擊最大，是我被打的那一段，我40年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連父母都不知道，因為當時覺得非常羞恥。起因是我把(毛主席)“萬壽無疆”誤寫成“無壽無疆”，被當作“反動”問題，後來在學校被造反派毆打。當時家裡人並不清楚情況，我父親也沒有問我。直到他去世後，我和姐姐爭執，她誤以為是我帶紅衛兵抄家，說我是多麼多麼左，爸爸對這件事多麼不滿意，我才意識到這

件事一直沒有向家人解釋清楚。後來我把事情告訴了母親，一邊說一邊哭，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哭。後來我又給姐姐寫了很長一封信，解釋前因後果，她看後向我道歉。把這件事說出來之後，我才真正放下了。

舒凡：為什麼當時覺得不能告訴父母呢？

劉海鷗：當年沒有告訴家人，一方面是覺得羞恥，因為覺得這是我的錯，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讓父母難過，被打得那麼慘嘛。直到跟姐姐吵架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家裡人一直有這樣的誤解，我爸爸就是帶著這樣的誤解走的。我告訴母親的當晚，她把臉轉過去一晚上一句話也沒說，我知道她很難過，但她沒有說什麼，只是整晚沉默。



《畫說我的一生》連環畫之一

舒凡：你在這裡提到羞恥感，讓我想到你在文革初期想要徹底“改造自己”，去第一個貼大字報，卻遭到紅衛兵羞辱，他們給你起了“劉企鵝”的外號。你也在提到文革中遭受的羞辱幾乎都與“胖”有關。還有其他女性，像喻瑞芬老師，最後被折磨致死，她單獨被揪出來，也跟她胖有直接關係。我很好奇，為什麼“胖”會成為一種被羞辱甚至被針對的原因，尤其是對女性而言？

劉海鷗：這種羞辱其實從小就存在。當時，電影、小說和繪畫中地主資本家都以大腹便便的形象出現，所以很多人把“胖”與剝削階級聯繫在一起，認為胖是因為吃得好、家庭條件好，所以看到胖的人，就容易把這個人歸為“有問題”的階級。當然，當時社會整體都很貧困，大多數人都很瘦，而我因為家庭條件較好，從小吃得好一些，就顯得稍微胖一點，因此經常被罵、被起外號，也從小缺乏自信。我小時候在學校就有小孩追在身後罵我，甚至後來當老師後，也一直被羞辱，被人叫縮脖子。

在文革中，這種偏見被放大，變成一種帶有階級意味的攻擊。對女性來說，除了政治上的打擊，還會疊加對外表的羞辱，顯得更強烈。另外，當時男性胖子本來就很少見，所以這種針對更多落在女性身上。總體來說，這是階級觀念和社會偏見共同作用的結果。

舒凡：這樣的經歷會讓您對自己的女性身份有不一樣的感受嗎？會不會覺得如果不是女性，就不會受到這樣的對待？

劉海鷗：我覺得沒有。當時我並不覺得是因為性別才被針對，而是因為“胖”被當作階級問題的象徵。那時的邏輯主要是按階級來區分，而不是按性別。整體社會的階級觀念非常強烈，這個蓋過了所有別的標準。

(未完)

然而即便
國色天香的 洛陽牡丹
美豔高潔的 杭州菊花
富貴吉祥的 昆明山茶

曇花一現——梁敏指畫

雷蒙任

我是守夜蟾光的弦
彈在
歲月上，讓寂寞碎成滿院暗香
蓄含著那項欲望
綻放
清清雅雅，使孤獨等出傲怒

二小時榮枯，是準備用身子贖罪
偷偷於塵世你的箇中
經歷
高潮與萎糜，經歷悲喜與淒美
昨夜我讓你端詳輕換
刹那須臾

我是沒透明月的白雲
傾注
嬌嬌紋理，鋪展恬姿幽儀

潔潔一片，有素貞與黛玉，有
娉娘與姐姐，還有那個小妮子
……

素素銀影珠露
留下
餘奪心神，覺悟永恒那印記

我是瓣瓣愛意花萼
湧進
皓雪童話，晶瑩輕輕隨風驚斷

用一生淡麗換取瞬間
芳華
清算自己，紋理筋骨裡點點欲望

我把三千年掙扎
化成



梁敏指畫《曇花一現》

兒童詩三首

李富祺

月兒為啥那麼奇妙

月兒為啥那麼奇妙
總愛停在窗前的樹梢
有時圓圓像個句號
有時彎彎又像個問號
啊那是月兒對你說話呢
你可聽到
它說你的讀書聲
比雲雀動聽
它問和你一起上學

好不好
月兒為啥那麼奇妙
總愛跟著我跑
有時睜圓著眼睛朝我看
有時扁著嘴兒對我笑
啊那是月兒送來請柬
你可知道
它邀請你

到白雲裡蕩秋千
還邀你到星星公園
一起唱歌舞蹈
第二天
不知誰
在天上發表了
新聞頭條
你和月兒
高興得又蹦又跳



李富祺先生

難道不是它

霧姐姐來啦
穿著透明的輕紗
飛過高山
穿過海峽
邀小松鼠捉迷藏
逗小蜻蜓玩耍

它飛上電線杆
翹起屁股玩倒立
山花說
它躲在花瓣裡
眨著眼睛裝鬼臉啦

但當太陽公公醒來時
卻又找不到它
去了哪
去了哪
小草說

噢——
你看
那藏在草葉間的
晶瑩露珠
難道不是
它

青春期的謎

積累了許多萌動
終於按耐不住地綻開
他們開始偷偷議論
青春的含義和價值

又省略了
他們的心事很多
但又不肯公開
有時像掛在
枝頭的牙尖

他們突然變得
莫名其妙地
羞羞澀澀
本來有許多
問題的答案

默不作聲
有時變成湖面上
一團團的
曖謎
但該說的話



劉海鷗作品《畫說我的一生》(上)封面